

通宗通教歸心淨土、佛陀教育正本清源 悟道法師主講
(第三集) 2019/2/18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
三重淨宗別院 檔名：60-012-0003

尊敬的諸位法師、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！我們剛才大家看了雪廬老人一生大概的經過。有一句話講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這個道的弘揚就必須由人去弘揚，由什麼人來弘揚？就是有道的人。雪廬老人的一生就是在弘道、傳道，我們上淨下空老和尚也是在雪廬老人座下學習經教。雪廬老人傳授很多學問，中華傳統文化、佛法，還有醫學，中國醫藥學院請他去教中醫，也辦了很多社會慈善救濟的事業。我們今年舉辦紀念上淨下空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，要知道我們淨老和尚一生的成就，跟他的老師也息息相關。

早上也跟大家提到了，第一個介紹他學佛的是台大哲學教授方東美先生；第二個善知識，教他學佛的，是前總統府資政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是密宗的大德，是出家人；第三位老師是台中蓮社雪廬老人，我們稱雪公（李炳南老居士），跟他學經教學了十年。沒有老師的啟發、開導、教學，的確人生的方向很難找得到，特別是在學佛這個方向是非常難的。這個也是我們平常講，善根福德因緣缺一不可，這三方面都要具足。善根是自己本身的條件，所謂善根就是接觸到了，能夠理解、能夠接受這是善根；沒有善根的人接觸到了，他不能理解，不能接受。有了善根，能接受正法。佛的正法，包括儒道、一切宗教，都有正法、邪法，教本身它是正法，不是教本身有正、有邪。人心邪了、歪曲了，學了正法，也把正法變成邪法；人正了，學了邪法，可以把它改變為正法，把它導正過來，所以最關鍵還是在人心正，所謂正知正見。所以很多人學佛了，佛經

沒有錯，佛經是真的經典，不是偽造的經，但是人邪了，把它解釋錯誤了，把它想錯了、想偏了，把原本的正知正見，正法的佛經變成邪知邪見。經它本身是正知正見，因為人邪了把它曲解，把它錯解、誤解，所以關鍵還是在人。

所以這個善根，福德是理解之後能夠落實依教奉行；如果理解了沒有去做，他還是落空。因緣，能夠有機會遇到正法、遇到善知識，這是因緣。有的人有因緣遇到善知識，但是他自己沒善根，聽別人的謠言他就相信了，那是善知識在面前當面錯過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當時在佛教界很多人說章嘉大師是政治和尚，很多人因為聽到人家這麼講，就沒有去親近他，以前我聽他講過，非常可惜。這個就是什麼？有因緣，但是自己沒善根。所以遇到善知識，善根福德因緣真的缺一不可。同樣的道理，我們現在多少人聽過淨老和尚講經，各人的善根福德因緣也不一樣，具足善根福德因緣的人，他在短時間就有成就，長時間他就有大成就。

我們紀念淨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，也感恩他的老師，所以我們這個主題是紀念淨老和尚的弘法六十週年、華藏淨宗學會成立三十週年，沒有這三位老師，恐怕我們也沒有機會聽到淨老和尚的經教。淨老和尚在經教，講經弘法這方面的確超過他的老師，這方面的確超越了。現在我們淨宗比較缺乏就是傳統文化這方面，這方面醒公（徐醒民老居士）他傳承李老師的傳統文化這部分，這個也是現在台中蓮社、台中慈光圖書館這些蓮友大家所公認的，大家認同的。醒公他也傳了儒學，還有佛學，這是善知識教導的功德。所以我們紀念淨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，也一定把他的老師這些事跡要公開，沒有這三位老師，也沒有淨老和尚，我們今天也聽不到淨老和尚這麼豐富、這麼殊勝的經教，所以感恩要追溯到上一代去。再上去，當然上面還有，李老師的老師、章嘉大師的老師、方東美先生的

老師，他們都還有老師。李炳南老居士淨土的老師就是印光大師，他是皈依印光大師的，學教跟梅光羲老居士學的。當時北方夏蓮居，南方梅光羲，稱為南梅北夏，是當時佛門的泰斗。

另外，還有護法也非常重要，護法也不能缺少。他在台中學了十年的經教，弘法的確也要平台，不然學了之後到哪裡講，這個也不能缺少。如果這個缺少，今天也聽不到淨老和尚的經教，這個經教我們也聽不到了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當時就面臨兩條路，去學了經教。出家人如果按照正常的，應該寺院邀請法師講經說法，但是沒有這個因緣，寺院的人沒有人認識、沒有人邀請。寺院的主持也不知道弘法它的重要，所以一般寺院的主持還是偏重在寺院的經濟來源，總是要維持一個寺院的開銷，需要有收入。一般寺院大部分都把做經懺佛事做為主要的收入來源，沒有做佛事那就沒錢，沒錢這個寺院無法維持，所以寺院大部分重視經懺佛事，也就是要有收入。講經說法似乎沒人供養，寺院就不能維持，所以寺院要做經懺佛事都很歡迎，但是講經說法大家就不重視，認為講經也沒有收入，就覺得不重要了。其實古時候的道場，講經說法、教學、領眾修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這個問題到清朝中葉以後，慢慢變成經懺佛事為主，講經教學慢慢大家都放棄了，演變到今天就這個樣子，造成社會大眾對佛教重大的誤解。所以也感恩韓館長當時的護持。

我們這堂課講淨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回顧，通宗通教歸心淨土，現在是歸心淨土。這個回顧，我只能回顧五十週年，前面十年我還沒有接觸到，那時候也小，前面那個十週年我才九歲，還沒有聽到。這個回顧就是當時韓館長找地方、租地方、借地方給我們老和尚講經弘法，這是老和尚一生最感恩她的地方。如果沒有她這樣來護持，來替他找地方接洽，實在講學了到哪裡去講、到哪裡去弘揚！也沒有人認識，這個真的是名不見經傳，誰請你！沒人認識你，

剛剛出道，而且遭到佛門的不接受，不接受這個講經的，這個能到哪裡去？學了是學了，但是沒有因緣去弘揚，遇到韓館長的護持才把這個弘揚出去。講這段歷史，後面的人是聽老和尚講席當中講，但是當時的一些艱辛我是也親自接觸過。

當時我第一次在台北蓮友念佛團聽我們淨老和尚講《楞嚴經》，第一次。那個講經的因緣，那時候還沒有佛光山，是高雄壽山寺（在鼓山區有壽山寺）他們十天有出一個旬刊，叫《覺世旬刊》，我訂了一份。我十六歲接觸佛法，就聽收音機，看看這些雜誌，搜尋這些資料。後來聽人介紹有星雲法師、淨心法師、賢頓老和尚這些老法師（賢頓老和尚這都不在了）。很多我都去找這些資料，訂了一份，看到有刊登我們淨老和尚講經的信息。當時我們家很窮，我母親在台北萬華賣菜，那時候我們小，還要幫忙賣菜，還有出租那個小說、漫畫的，我們要幫忙看店。當時我看店，所以那個小說、漫畫我全部都看過。因為沒有人租，就是我看，在那邊看店沒事情，我第一個先看，什麼《七俠五義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封神榜》，全看過了。當時租那個矮房子，實在講那個實在是很簡陋的，就是我們一個小屋子，矮矮小小的，用三合板隔一道牆壁就是兩個房間，租兩戶人家。我們隔壁那一戶信基督教的，我們是信佛的。我隔壁那個是賣肉包子的，我們是賣菜的。賣肉包子的那個太太每個星期天說我們到教堂去聽道了。我聽了就很羨慕，他們每個星期都有道可以聽，我們佛教都沒道。後來我訂了《覺世旬刊》，刊的那個消息，我喜出望外，我們佛教終於也有道可以聽了，趕快找我弟弟坐公車到蓮友念佛團去聽我們師父講經，從那裡開始。那一年我十九歲，今年六十九，是不是五十週年？五十週年。

這個蓮友念佛團現在還在，我想找個時間去看看。那個是大陸到台灣來的一些學佛的退伍軍人，他們去組織的。在台北蓮友念佛

團，李濟華老居士就是在那邊往生的，就是跟這些蓮友講話講一講，他說我要回家了，大家以為說年紀大了要回家休息。結果他講完下來，那天不是輪到他講，是另外一個居士講，不是他講，他跟他調，他說我們兩個來換，先讓我講，我後面那個讓你講。他講完了，說要回家了，大家以為年紀大累了要回家，結果他下來，坐在客廳沙發就走了，李濟華老居士就在那邊往生了。這個是我聽經的因緣。

後來韓館長也到處借地方，因為道場畢竟不是自己的，人家有活動要辦什麼，要還給人家，所以借很多地方。借過志蓮精舍，連連國棟他們家辦的補習班晚上下課，沒有人上課了，借來晚上給老和尚講經。還曾經借過第一百貨公司，第一百貨公司現在沒有了。四十幾年前，台北市有兩家百貨公司比較有名，一家第一百貨公司，一家今日百貨公司，現在都沒有了。連百貨公司人家上班那個辦公室，就人家下班，借那個辦公室講經，那個我也去聽過。李月碧講堂，台北車站對面。還有李建和、李建興他們家族，瑞芳煤礦大王，他們家庭的小客廳，就在他們家的小客廳講《楞嚴經》，那個我也去聽過。借了很多地方，常常借，借到最後，也借中國佛教會，現在善導寺的中國佛教會。在松山寺也辦過大專佛學講座；還有內湖圓覺寺，我們老和尚辦大專講座我也去聽，那時候我還騎機車去聽《圓覺經》，在內湖圓覺寺講《圓覺經》；嘉義就是梅山禪林寺，講《禪林寶訓》。很多地方，的確到處借。

為什麼有景美圖書館？這個因緣也是因為那一年蔣經國先生就任總統，佛教界也發起仁王護國法會，所以當時韓館長也啟請我們老和尚，新總統上任，佛教界來慶祝，我們老和尚是專門講經的，就請他老人家講《仁王護國經》。跟佛教會講好了，好像三個月要這部經講完，租金也付了，結果經講了一半，人家要回去了，人家

要辦活動，不借了。當時我們同修大家也很憤慨，怎麼可以這樣！說了要借三個月，經都沒講完，怎麼可以半途就要收回去，就是請館長跟他理論，但是怎麼講他都不借。當時我們這些聽眾大家覺得說這不是辦法，借地方就是這樣，人家要就要回去，不借就不借。大家喜歡聽師父講經，實在講我們就是地方再小，有個小地方，屬於自己的地方，那我們聽經就可以不中斷了，不然搬來搬去的。找地方、借地方，的確早年韓館長對這方面付出很多，可以說當時是雪中送炭。當時我也是聽眾之一，那時候同修大家就發起，不如我們大家湊錢買一個小講堂給師父講經。後來這個發起也得到館長的同意，老和尚這些年來他講經，人家一點供養，還有館長她自己一些私房錢，都掏出來要買房子。買一間錢還不夠，所以我們就大家湊錢了，那時候是民國六十八年，今年是一百零八年，四十年前。

當時錢不夠，當時館長她就提出一個，如果我們同修有捐一萬塊的，一萬塊台幣，那四十年前一萬塊還是滿大的，一萬塊的立一個永久長生祿位，死了之後還可以移到往生祿位。當時我也沒錢，後來就去找我同學借一萬塊，我同學在五堵那邊開鐵工廠，他是老闆，他家有錢。我就跟他講，我現在要捐給我師父買講堂，還欠一萬塊，但是我現在沒錢，我說你先一萬塊借給我，我給你打工，我到你工廠來給你打工還給你。我同學他姓郭的，郭先生，他聽到我這麼講，他也很感動，他說你要捐款的，那你就還八千就好了，我出兩千。借一萬，打工還他八千塊。那時候我弟弟他包工，做工頭，他賺的錢比我多，所以他捐的比較多，那時候他捐好幾萬，他比較有賺。我當時沒有當工頭，沒有辦法，所以就用這麼來捐。但是她七湊八湊，就是好不容易買一間四十幾坪的，小是小，也有一個地方了。所以那個說來就話長，那個歷史也就很多了，我看三個小時講不完的。

總之那個時候，就是六十八年四月搬進去的，後面還有很多，真的也是很艱難，在那邊住了十年的違章建築。這些老同修都還記得，後來接觸的同修可能就不知道這段歷史，這段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回顧老和尚弘法，前面那個階段我們大家真的就是雪中送炭。我算是老聽眾了，聽了五十年。所以今天我們淨老和尚弘法有這些殊勝的成就，不能不感念當初老師跟護法，也不能不感念、不感恩，所謂飲水思源，如果當時沒有這些人的教導、護持，那也成就不了我們淨老和尚，我們也沒有地方聽聞正法，可能聽到都是邪法，邪知邪見的。所以老師、護法功德無量，一點都不為過，真的是功德不可思議。

教學能夠教出一個傑出的人才，他就能發揮無比巨大的作用，我們淨老和尚在雪廬老人會下，可以說是很具體傑出，很出色的一個弘法的大德，同時也是我們近代佛教一個很傑出的人才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現在不但救佛教，也救其他宗教，也救全世界的人類，這個都是靠教育，現在推廣《群書治要》，就是救世界。所以我們回顧老和尚六十年的弘法，這些心路歷程點點滴滴非常多，在短短的二十幾分鐘只能講個大概，實在講是內容也非常豐富，也非常精彩，遇到很多挫折困難，成就也是不可思議。

好，我們時間到了，就先跟大家談到這裡，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漫談，再來長談。好，祝大家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。